我跟她一起出游

林青霞

我的好朋友江青一身是故事。

她十六岁离开大陆，十七岁在台湾拍了第一部电影《七仙女》。那年我九岁，跟邻居大姐姐好不容易挤进台北县三重市一家旧戏院里，在人群中站着看完整部戏。我喜欢看电影，喜欢美丽的电影明星，看着七个仙女从云雾里飞舞着下凡尘，好生羡慕，当时心里在想这个饰演七仙女的江青，仿佛在天上的云层里，是我永远无法接近的。

她演《西施》的时候我读初中一年级。《西施》是花费巨资的大制作，有许多盛大的战争场面和宏伟的宫廷布景，又是大导演李翰祥执导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台湾相当轰动，几乎是所有学生必看的电影。经过了半个世纪，有许多画面依然记忆犹新，如西施的在河边浣纱的出场、西施第一次见吴王夫差因心绞痛皱眉捧心的画面、为取悦吴王在响屧廊的楼梯上跳舞的画面、吴王被刺西施因为与他日久生情一时不能接受而伤痛欲绝的画面。那个时候江青简直红翻了天。刘家昌带她到台湾大学附近巷子里吃牛肉面，大明星觉得有趣；刘家昌买了一枚八十元的戒指向她求婚，大明星觉得浪漫，她在最红的时候嫁给了刘家昌。

她二十岁结婚，二十四岁就离婚了。那是一九七〇年的事，报纸天天大篇幅报道他们离婚的消息，新闻是热闹滚滚、沸沸扬扬，有一张刘家昌含泪抱着四岁儿子冲出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至今记得。江青则完全没有回应，静静地消失了，自此以后江青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一九七八年我和友人及密宗大师林云去纽约旅行，有一天早上有人按我旅馆房间的门铃，我睡眼惺忪地起床开门，简直就像做梦一样，眼前见到的，居然是下了凡尘的七仙女；居然是美若天仙的西施。我半信半疑地问："你是江青吗？"她微笑地点头，说她是来找林云大师的。我们在房里等林云从隔壁过来时，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她先开口问我贵姓，我说姓林，她说你是林云的妹妹？我说不是，我是林青霞。她恍然大悟，忙说"对不起！对不起！"那年她三十二岁，已是杰出的现代舞蹈家；我二十四岁，已经拍了七年的电影。自此又过了许多年。再度见面时她六十多我五十多。那是我们第二次见面，聊得比较多，也很投契，从那时候起，我们有了来往。

人生的际遇非常奇妙，我们两个电影人竟然写起文章来，而且两个人的文章经常在同一张报纸、同一本杂志相会，在大家文章刊登出来前，已经互通电邮先睹为快了。

江青是个崇尚艺术创作的电影演员、舞蹈家、作家，她非常勤奋，即使七十多岁仍然不停地创作，已经出过好多本散文集，更写了一本她老师的传记小说《说爱莲》，最近还自己提笔写剧本，希望有一天能拍成电影。我说她像苦行僧，所有得到的成就，都是一步一脚印流血流汗得来的；她说她像搓板，所有的成绩都是自己辛辛苦苦一点一点慢慢搓出来的。在她的人生旅途中接触过许多杰出的企业家、艺术家和大学问家，有时跟她聊天不经意地聊起一些名人，令我惊讶的是，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她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她爱说故事，我爱听故事，这些大人物的小故事透过她的笔尖，特别生动、传神、有趣。她写李敖的少年轻狂和如何度过口袋空空的日子，好看极了。她写大学问家夏志清的天真、诙谐和口无遮拦，令人捧腹大笑。有一次江青专注地在舞台上跳舞，被观众席里夏志清响彻云霄的一声"好！"吓得魂飞魄散而忘了舞步。

去年，在她第二任先生比雷尔去世十周年后，她写了一本书《回望》，追忆他们的相识、相知和生活的点点滴滴。比雷尔是瑞典科学家，他们在朋友家初次相遇时，比雷尔教她把"啤酒"和"耳朵"的英文字连在一起念（Beerear），那就是他名字的发音。她则把刚在瑞典演出期间，观察到的社会现象说给他听。那个聚会，二人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才有纽约的七仙女从天而降，西施站在我房门口的画面。因为他们要结婚了，第一次婚姻带给她太大的伤痛，谈到婚姻她还是有阴影和恐惧，所以想找林云大师解一解。大师说，我可以教你，但是你一定做不到。林二哥教她下飞机时要先踏出左脚，结果出机门时被后面的人一挤，也不记得是先踏哪只脚。她想这么简单的事，下次一定记得。他们是在瑞典驻葡萄牙的大使馆注册结婚的，刚巧瑞典大使是比雷尔的朋友，大家一见面惊喜地打招呼，又忘了是哪只脚先进去。

不管是先出左脚还是先出右脚，从她的文章里可以看出，她第二次婚姻是幸福的，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三人住在一个属于自己的瑞典小岛上。比雷尔喜欢打鱼，这个研究血液凝固的科学家，渔网和工具、打鱼的技巧和数量都不输给专业渔民呢。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快，比雷尔因病去世，江青转身写作，出版了五本书。她说她在岛上长时间一个人度日，满脑子胡思乱想，"抬头，一只鸟飞来，我以为他——比雷尔来看我；低头，一阵浪打来，我以为他——比雷尔来找我说话；闭眼，一阵风吹来，我以为他——比雷尔在轻抚我的头发，但我确实知道他远去了"。思念之情令我动容。岛上有一块大石头桌面，是他们享受快乐时光用的桌子，现在变成比雷尔的墓碑。

江青开始用微信，我们连上了线。自此一个瑞典、一个香港，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一杯酒、一个计算机写剧本；我一本书、一支笔看书画线、写文章，偶尔停下来聊聊天，经常聊到她入了夜，我天亮了，双方才关灯睡觉。

江青想去厦门、鼓浪屿、金门、武夷山，我说"好，我跟"。她说搭高铁去厦门，我说"好，我搭"。她说叫我自己坐火车到厦门，我说"我带保镖"。她说"不准！"情愿到香港陪我一起去。其实我对这些地方一点认识都没有，只是想跟江青一起出游，她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她说住翁倩玉老家的古屋，我把毛巾、牙刷都带着。朋友都吓我说这个时候天气太热，蚊虫又多，有人送迷你风扇，有人提醒我带蚊怕水。我只是一脑门子跟江青出游。

七月二十五日，我们一个六十四岁一个七十三岁，两人拖着三个行李，七十三那个一拖二，一马当先，走得飞快。六十四那个拖着一个行李紧紧跟随，过了一关又一关，好不容易到了火车边，车已关了门。我们望着慢慢开始启动的火车，茫茫然，心想，这火车真是准时。因为当天已没有直达厦门的火车，我们只能到深圳转车，还不知到时有没有票，到了深圳还得出闸买票，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两人好不容易坐进前往深圳的火车，正神情惘然地喘着气，只见前面一男士拖着手提行李进车厢，他认出了我，说刚在飞机上看我的电影，这位好心的男士，一路帮我们打听可不可以网上购票，又带我们出闸，帮我们找买票的窗口，我们二人就跟着他走，直到一切安排妥当他才离开。

从来没去过厦门，只是学生时代，老师带我们去金门，用望远镜遥遥地看到厦门的农夫在田里工作。这次到厦门，见到这城市非常现代化，绿化也做得好。街头两旁绿油油的树，地上一张纸屑都没有，食物也好吃。晚上，江青的画家朋友吴谦，贴心地安排我们入住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隐私性极高，车子开进大闸，古雅的街灯映照着车外两旁的草地和巨树，要开一段路才见到右边的一座房子，上了二楼只见中间一个大客厅，一边一个大房间。厅外还有一个空着的小房间是给随从住的。半夜三更我们洗完澡换了睡衣，准备开一瓶吴谦预备的红酒谈谈心。二人轻松地走出房门，两边的门"啪！"的一声关上，糟了！房卡插在房里的墙上，门自动上锁，客厅竟然没有电话，我们手机又在房里，外面黑鸦鸦一片，整座楼就只咱俩。我说看样子只有睡客厅了。二人还是摸黑走到楼下，突然发现一座米白色的电话，我赶快拿起电话，幸好有人接，"喂！喂！我们的房卡给锁在房里了。"一个六十四，一个七十三，一天摆了两次乌龙还哈哈大笑乐在其中。

鼓浪屿这小岛真有特色，岛上没有车子来往，许多当年留下、现在空着的富豪之家，仅供游客参观。鼓浪屿出了许多钢琴家，是钢琴之都，听说到了黄昏就有钢琴声从屋里传出来。漳州市东山的风动石更是奇妙，两块偌大的石头，接触点竟然小如巴掌，风大时，石头会动，但永远掉不下来，因此誉为天下第一奇石，我和江青开心地在巨石前留影。

金门印象最深刻的是参观播音墙，数十个大喇叭对着厦门的方向，喇叭里传出邓丽君对大陆的深情喊话，之后就是小邓温柔优美的歌声。听着邓丽君的广播和歌声，我和江青也同时忆起自己当年和她交往的日子，以及到金门的情景。

武夷山，山明水秀，导游说当地有二十万人，人和蛇的比例是一比五，我说那表示这儿有一百万条蛇啰。晚餐桌上想当然而有蛇上桌，也品尝了闻名的武夷山大红袍茶，酒醉饭饱，朋友提议不如散散步。虽然听到几声散雷，心想不碍事。没想到走了一会儿，突然下起暴雨，狂风骤雨来得急，我们无处藏身，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屋檐可以暂时避雨。武夷山脚下望着眼前哗啦啦的大雨，隔着水帘竟然见到若隐若现的橙黄明月，好有诗意。这时候真想作首诗应应景，怎知才疏学浅，只想到我和江青姊名字里都有个青字，我一身白衣，两人撑着一把伞，踩在随时都可能有蛇出现的青草地上，我在江青耳边轻轻说："这时候有个许仙出现就好了。"

听去过武夷山的人说，到了武夷山，如果不爬最高峰就不算到过武夷山，但爬上山的人就是傻子。七月天正值酷暑，顶着摄氏三十八度的高温，吴谦体贴我们，不想让我们做傻子，租了轿子爬武夷山天游峰，轿夫挑了几步，我忙叫下轿，自己登山。记得许多年前爬不丹的虎穴寺，领悟到，到达目的地的过程就好比人生的旅程，所以一路精进，衣服湿了、裤子湿了也不以为苦。我们上山，前方下山的旅客，看见轿子上我的背包，戏谑地说："这包包倒是挺舒服的。"江青膝盖不好，不方便爬山，一路坐轿，不惯被人服侍的她，非常过意不去，我的轿夫因为我不肯坐轿也很过意不去。到了山顶，呼吸天地之大气，欣赏气壮之山河，感觉真是上了天了，我和江青手足舞蹈，一人一把红扇子舞了起来。回到山下，导游说我来回总共爬了六千个阶梯。真是不敢相信，平常爬上坡和楼梯都有点吃力，这会儿也不知哪儿来的力气。

这次和江青的大陆之旅，见识了许多名胜古迹、好山好水，也做了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感觉非常充实，最重要是与江青一起出游。

江青睡前喜欢喝杯红酒，这是我到她房里听故事的最佳时刻，她一身棉纱宽松长裙，起身拿杯子倒酒，见她背影，长裙飘逸婉如仙子。她灰白的自然卷发，脸上的纹路和数十年磨练出来的芭蕾舞脚，不用多话，这些都是故事。江青总是在笑，说到凄苦的事，她笑，那个笑声是空的，让人听了心疼。说到温馨的事，她笑，笑声甜美，也让人感染到她的喜悦。她的话语都像是分好镜头一样，都是文章、都是画面，特别吸引人。通常名人、明星说话都有保留，她跟我谈话似乎从不设防。但她也曾选择沉默，吞下了半个世纪的委屈和苦水。作为一个母亲，我非常了解离开幼儿不能相见的痛苦和折磨，尤其是看了她写的"曲终人不见"章节里，妈妈对儿子的思念之情。这是她一生的憾事，我只能劝她随缘。我常在想，像她这样的遭遇之所以不会得精神症，或许她是把委屈和苦水化成了动力进行创作，舞出了另一个世界。金马影展五十周年，她从瑞典飞回台北颁奖，执委会觉得奇怪，怎么她飞得最远，机票钱最便宜。原来她坐的是经济舱，她说这没什么好奇怪，她向来坐经济舱，因为她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创作上。她说她在现实生活中一辈子没染过头发，没染过指甲。眼前这位大明星、大舞蹈家竟然如此之朴实，实在难以置信，我瞄了瞄手指上的蔻丹和一头黑发，一时也不知说什么。

最后一晚，我到她房里，她手举一杯红酒优雅地坐在沙发上。那种美是她一生在舞台上、是她一身的故事浸淫出来的，我在心里赞叹着。我虽然演了大半辈子戏，一上舞台就怯场。在这最后的一夜，怎么都得请她过两招给我。我要她教我怎么在舞台上出场和谢幕最好看？她即刻起身，张开双臂从房门小跑步到客厅中央，两手叠在胸前俯首微笑。噢，我说，原来要小跑步啊？谢幕时鞠躬后要面对观众往后退，最后再转身离去。噢，我说，要这样退啊？

夜深了，第二天她要赴北京为她的电影梦想《爱莲》奔走，我则回到香港的家。我与江青紧紧地拥抱后退出，掩上了她的房门。

再一次飞行（油画） 耿德法

南风之薰

熊彼特氏

李荣

增加了一些年岁，读书真有一点儿如古人所谓"遮眼"。这或者是分作几种情形：一种不过是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性和习惯，翻阅了几页书页，觉得多少有点舒适和畅快；一种也许可以说是兴趣，却也只是简单和平易的意味，即如其他人之爱好吃茶吃糖以及抽烟打牌玩耍一样，别无多少分别；还有的时候简直干脆不过是真的把书本子"遮挡"在眼前，自己略略地休息一下，想一想其他的一些什么事情而已。

或者正是因为读书成了"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再加以越是加添年岁，"得一忘十"的情形便越是分明，有时读完一册小说，几天之后那一位主人公的结局便有点儿模糊了，兴致好便再去把书册拿过来重新翻看一下，"哦原来是如此"。如果没有什么兴致或者劲头，那也便如此这般"混过去"算了，慢慢地，本就是读杂书似的乱翻书，便更是庞杂了，只要是在手边眼前，不论是何种样的书籍，都拿来乱看一气，没有目标也没有统系不说，也不去强分高下好坏了。

即如手边这一册熊彼特氏的《经济发展理论》，便是十足的杂览的情形。读大学时曾把《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名作都前后翻过一遍，对经济学还不算绝对的陌生。而这一位德奥籍的熊彼特氏，在经济学诸大家中，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总觉得有点亲近，而且感到佩服。或者只是因为他对于马克思，既非肤浅地揄扬，亦非刻意地鄙薄，而是能够有理解地来评价和吸收——这或者才是真心的敬重吧。估计是从这里获取了一个好印象，在心目中便有了熊氏的这么一个地位。他的《经济分析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及民主》等大册与厚册，都曾经买来过，抽读了一些，如今都放在了书架上。前后通读过的，记得只有《经济发展理论》这一小册。

不过，这个小册却可说是熊氏理论的精华与代表。如今说及经济理论中的"创新说"，都归及熊氏的发覆，因为他认创新为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不过，从此册亦可以明白，其所谓创新，比如今动不动即宣说之"颠覆式创新"却是平易得多。熊氏谓创新即是已有要素之重新组合与组织而已。经济运作上，惯常要素的组合与结构，必遵收益递减率而渐趋于衰歇，以至最后无可从中收获收益也。必有人以更高之代价，把原轨道中的要素之一部抽出，以新组合进行运作。如成功，即有所谓创新之巨利。但效仿之人必纷起，创新组合又渐成惯常组合，又渐入收益递减率而不拔。如此往复，以至无穷。熊氏不尚"横空出世"之创新，如今反过来一看，却也多少对现世所谓"颠覆式"有点儿戳穿的意味，因为再是如何的"原始创造"，如果仔细拆解那些细部的环节，原来还是不出熊氏"创新"之所意谓的原要素的重新组合也。

这些只是熊氏此册留在记忆里的一些大意，是否准确亦殊无把握。至于书册中理论的细节处，更是淡漠无痕了。所幸当时留有几处随笔记下的零碎想法，虽卑之无甚高论，但比完全的"了无留痕"，却又觉得有点敝帚自珍的意思。册中有一处，熊氏曰：

经济系统中的创新并不是按照下面的规则发生的，即首先消费者中出现了新的自发性的需求，然后生产工具在这样的压力下开始进行革新。我们不能否认这种联系的存在；但是，通常是生产者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引起经济的变化的，消费者在必要的时候受到了生产者的启发，他们好像被教授去需求新的东西，或与他们已经惯用的存在差别的东西。

按，故乔布斯可谓最后一代有点思想的商业者。他说，消费者怎么会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做消费者"需求调查"之类简直可说是白费。不过，新变化、新需求所从出的那个"如果这样就好了"的一闪念，可能不少人都会有，但亦不过一闪念而已。大多数人抓不住这样的闪念，原因极复杂，其中还包括社会话语权等各类错综之因素。

别一处，熊氏又曰：

这个过程与发展的日益自动化是同时进行的，而发展的日益自动化这种过程也有逐渐削弱企业家职能重要性的趋势。

按，熊氏此处拈出发展的"自动化"与企业家职能重要性的弱化，似有深意。熊氏认社会及经济之发展过程，为内在的"自然"而非外在的"使然"，此或即此处之所谓发展的"自动化"。现世社会发展之内在趋动，与其说是创新趋动，不如谓收益趋动。而创新与收益递减率，恒以一对"冤家兄弟"而如影随形。创新达至收益，而至收益递减，恒趋恒速。创新最终或陷于无节制之竞速之中而至于失控。熊氏之所谓"自动化"，或暗含此种趋向，亦未可知。失控之创新，最终亦使创新之所由出之企业家职能并毁俱焚。至于熊氏当时说此一段话时，是否实有所感，那是别一问题了。

又一处，熊氏曰：

一般来说，机器是无法产生能增加到产品本身上去的价值的，产品增加的价值只是暂时地与机器具有联系，就像前面所讨论的那样。这种情况就像一件装有银行票据的上衣，对其所有者来说确实具有相应的比较高的价值，但是这件上衣比较高的价值只是从外界获得的，并不是自己创造的。同样，机器对于相应的产品来说，也具有自己的价值，但是它只是通过机器被创造出来之前已经存在的劳动和土地的服务来获得价值的，因此机器的价值应该归属于劳动和土地的服务。

按，熊氏虽为经济学大师，亦是文章大家。此处"像一件装有银行票据的上衣"之措辞，真是颇为有趣的比喻。经济典籍中有此笔意，实是让人欣喜也是有意思的事情。

再一处，熊氏曰：

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理论，因为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到这个理论中的基本要素的存在，这是很清楚的事实。同样清楚的还有，对费舍尔来说，这种要素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中心要素，这必将能够用来解释几乎所有的经济现象。

——似乎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往往是虚假、不实和无效的理论。近世英哲波普尔亦谓，只可"证实"、不可证伪的理论，是伪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往往"皆不准"也。

峻青先生，回家了

许平

峻青先生走前，我是有机会再去看望他的。可我不忍。

病榻几十年，他至少20年没回老家。他住华东医院的这五年，老家是他与我的唯一的话题。每回他问我，有没有回去看看？我会说，等您好了，我陪您一起回去看看。然后他说，好。

其实他明白着呢，好不了了。其实我也知道，他回不了老家了。

我们互相哄骗着。我是伤感的。我料定他更伤感。可是除了老家，他不跟你说别的。

我上海出生上海长大，老家话一句不会半句不通，但这挡不住他说我是他的小老乡——山东胶东半岛的海阳，他家与我姥姥家，炊烟相连鸡犬相闻，近便得，一嗓门就够，坐实的老乡。

他住上海六十年多，但文里话外，总觉"异乡非所居"。天钥桥路他的家那扇窗，静夜思，心随明月回。他说"病久益感韶光贵，人老倍增怀乡情。我是怀乡病的严重患者"。

他写了很多怀乡诗。通透，质感，每一首都直抵乡心。林寺山是老家的一座山，他用它作诗集名《林寺吟草》。不会诗的我，读懂了他的孤独与沉郁——林寺山草年年绿，他思归，未能归，相望冷，布清泪。"安得扁鹊回春手，踏遍齐鲁万千峰"。文字给他慰藉。写出来，他会好受些。

我和他几乎不谈写作。唯一一次，是他为我的书作序。手抖不止，握管艰难，医嘱不能动笔不能动脑，经年不作文不作序的他，却为我写下文字几百行。我有多感恩！

他跟我说得最多的，是老家的花生苹果柿子山楂地瓜芋头火烧，说这些，他偶尔会咂吧下嘴；他说老家还有大秧歌，过节必扭，雍正爷那会儿就说没有秧歌不叫年；还有地雷战，轰炸小日本鬼子，出了好些英雄；还有老家人不光会造地雷打鬼子，还会舞文弄墨，不少文化名人，了不起得很呢……

说得最最多的，是这五个字：想回去看看。他每回都给"回去"加了重音。怆然于自己的身体过于糟糕，他无能为力，又不甘心。有一回听我说"等你好了"，他的目光亮了起来，问我：会好吗？他在等扁鹊。

早先想问问他的：他小说里的英雄都是老家人吗？我觉得是，因为他说过，半生壮志"写乡贤"。戎马生涯烽火连天，书剑当年心知有来处。到底是不是呢？现在，都没机会问了。

这个傍晚，翻出他给我的书。《沧海赋》《秋色赋》《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交通站的故事》，我念书时候的课本里就有。他的文字早成了经典。

"我客居在上海。上海不是我家。我家在海阳。"这话怎么听，都有肝胆俱裂的震撼。这是他真实的特质。老家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是撼不动的根基。

我的《写着写着就写到了你》这本书里，好几位先生走了，罗洪、程十发、贾安坤、丁锡满、钱谷融、高式熊、徐中玉，现在，峻青也走了。

这几天，秋雨绵绵，想到他，心里悲凉。挨了好些天，还是坐到了电脑前，写他半生怀乡梦。这样的文字，叫我百感交集，不是滋味。

写下这些，他的诗是怎么避都避不了了：久病愁闻秋夜雨，频遣梦魂返故园。96岁的峻青先生，这回义无反顾地卸下了所有的声望和名誉，不要仪式，谁都不用陪，自个儿悄悄地，回家了。

『文汇笔会』微信二维码